



漂向家书

亲爱的父亲：

今日又是月圆之夜，每到这样的夜晚，我就会特别特别地想您，仰望天空，凝望着满天闪烁的繁星，努力地想要去找寻您那双充满慈爱的眼睛。早知道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需要以您的生命为代价，我想我是绝对不会容许自己虚度那些年的每一寸光阴的。然而世上并无后悔药，我永远失去了您。

身为独子，从小就在您和母亲的百般宠爱和庇佑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也不懂得人间疾苦。哪怕是大学毕业了，拿着多年代课老师微薄的工资，在您和母亲的接济下，仍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很潇洒。那时候，您也常常苦口婆心地劝导着我：敏儿啊，你是男子汉，要有责任感，要记得努力奋进，争取早日成为正式老师。我可不管不顾，每天继续浑浑噩噩地混日子，尽管我娶妻生子，也依旧如此。

作为电力部门退休的职工，您的薪水足够能让二老的小日子过得很舒适，可以幸福地安度晚年，但您却为了缓解我的生活压力，为了让我能够挺起做男人的脊梁，为了不让我仰人鼻息、寄人篱下，为了能让您的儿孙在城里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您放弃了安逸的晚年生活，依然选择不停地继续劳作，打零工，种庄稼，能挣钱的活您都做，而那时的我，却很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您的劳动成果，把您当作我有求必应、永不限额和拒绝取款的银行。

直到那个夏天，您毫无征兆地病倒了，一查得知已是肝癌晚期，在那一瞬间我才幡然醒悟，家里的顶梁柱因为我而累垮了！于是，整个暑假，我都在努力跟时间赛跑，一边协助母亲照顾您，一边努力复习，想要达成您的心愿，想让您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了一名有编制的正式教师，只可惜最终您还是带着遗憾走了。

父亲，在您离开的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懊悔和自责，您的患病与离世，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和伤痛，如果我能早点扛起家庭的重担，那么现在您一定还会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为了不再辜负您的期盼，我这些年一直都在努力奔跑着，不敢再有半点松懈，在那些因为工作而不得不奔波在外的日子里，在那些无数次需独自一人面对困境的日子里，只要想起您那期盼的眼神，我就能想到办法让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现如今，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我都可以独当一面了。学校领导非常信任我，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每年都会把我派驻到外地去担任实习带队老师，虽说工作中也会历尽艰辛，但我感到很充实，很有成就感。正因为每次我都能出色完成任务，所以多次被学校评为先进工作者。

今年的开学典礼上，我还作为教师代表分享了实习带队的成功经验。您心念念的城里的房子我也拥有了，能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感觉很踏实很温馨。为了不让母亲感到寂寞和孤独，她跟随着我住在学校里住，我有空就会带着她去散步，让自己尽可能地去陪伴她，闲暇时她也会和邻居家的老人们聊聊天，种种菜，而您特别挂牵的宝贝孙儿，也已经长成小小男子汉了，再过一年就是初中生了。父亲，当您听到儿子说的这些，您一定很开心吧，这也就是您期盼中的儿子模样吧！

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儿子今生已是无法去弥补对您的亏欠了，但如果真有来生，我一定还要做您的儿子，这一回，我要做您最懂事、最有责任担当的儿子。我不会让您再替我受苦，我一定会让您安享晚年，安享天伦之乐。父亲，现在的您应该对我放心了吧，儿子握好握紧了您递给我的接力棒，会尽全力去照顾好母亲和家人的，儿子会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父亲，明天又到周末了，多年前这原本是我该领着妻儿去乡下探望您和母亲的日子，那时候，每到周末，您和母亲就会早早地备好我们爱吃的饭菜，双双立于门口翘首盼望着我们的回归，饭桌上我们父子俩饮着小酒有说不完的话题，聊到开心时，您也会露出孩童般灿烂的笑容，多么幸福而又温馨的画面啊，现在，我却只能是在梦里与您重温这些幸福时光了。

是啊，春燕能返程，杨柳能再青，而父亲您却是再也回不来了。

父亲，我亲爱的父亲，在此向您三叩首。

您的儿子：卓敏
2021年3月27日



荷 李陶摄

爆米花

曾高飞

一个月总要抽出那么两三次，躲开喧嚣的人群和琐事，一个人跑到电影院，坐在角落里，静静地看一场电影，独享两小时完全属于自己的时空。

我爱电影，更贪恋那杯爆米花。每次进场前，都要买一大杯爆米花，一瓶矿泉水，一边欣赏新上映的影片，一边有滋有味地咀嚼爆米花，那份感觉就是与众不同。

电影结束，爆米花吃完了，矿泉水喝完了，站起身，拍拍屁股走人，一切刚刚好。

其实，只要有爆米花，影片好不好都没关系，都能够耐着性子看完；没有爆米花，再好的电影，也仿佛缺了什么，找不到那份感觉。

对爆米花的热爱从小就有，由来已久。在江南农村生长，那个年代，缺吃少穿，爆米花是难得一见的零食。其实，什么零食都缺。

农闲的时候，偶尔有挑着老式爆火花机的小摊贩走街串巷，拖着悠长的腔调，高声大气地吆喝：爆米花啰，爆米花啰！

听到吆喝，男女老少从各自家里涌出来，把小摊贩团团围住。那么多人，看热闹是真，盼着分享一点是真，炸爆米花是假，最后真正炸爆米花的人，不到围观者的七八分之一。

看到时机成熟，小摊贩在村中间选一块空地，放下担子，把爆米花机取下来，把支架立起来，把爆米花机安在支架上，吊在空中，准备开工。

陆续有人返回家，拿来稻谷、大米，跟小摊贩讨价还价炸爆米花。

江南是鱼米之乡，以水稻为主，炸爆米花的原材料多为稻谷或大米。那时候，江南基本上不种玉米，将玉米作为炸爆米花的原材料，很稀有，偶尔也有，但都是北方的亲戚带过来的。不少人家，为让女儿填饱肚子，都往天津、山西嫁，她们几年可能回一趟娘家。

大米爆出来的爆米花最小，因为大米在碾米过程中，要被机器碎掉一部分。稻谷爆出来的爆米花颗粒大，饱满，谷壳也在成为爆米花那一刻爆裂了，脱离了，用筛子一筛，谷是谷，爆米花是爆米花，壳米分明。玉米炸出来的爆米花最大，有人的大拇指头那么粗细，裂开来，就像一朵开放的花儿，让人叹为观止，味道也最好。

从爆米花机一迸一出，原材料变成爆米花，体积要膨大三到六倍。一碗原材料进去，变成爆米花出来，足足可以装满一布袋或者一脸盆，让人有一种赚大发了的感觉。每爆一次，要两毛钱手续费，也可以用一碗米抵扣。那些刚过门的小媳妇，最爱爆米花，爆米花到手，端起来，转身就走，回家跟老公甜蜜分享去了。

老式爆米花机有一个弥勒佛一样的大肚子，圆鼓鼓的。把原材料倒进去，拟紧盖，放在支架上，固定好，就可以生火了。小摊贩一手添柴薪，一手不停地转动爆米花机，尽量让里面的原料受热均匀。十多分钟后，看样子差不多了，小摊贩取下转炉，用一个麻布袋兜住出口，扎紧了，一脚脚踩在转炉上，一手捉布袋，一手开盖，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爆米花顺着气流冲出机器，落进了布袋里。

小摊贩主把布袋提起来，一手抓布袋口，一手抓布袋底，把爆米花倒进客户手上的筛子或盆里。筛子或盆里，就装满了白花花，热腾腾的爆米花，在阳光下闪着馋人的光芒。

爆米花爆炸的那一刻，因为害怕，我们潮水一样后退，一炸完，又潮水一样地围上来。主人也不小气，端着爆米花，挨个递向围观者，招呼他们伸手抓一把，算是有福共享。一圈下来，一锅爆米花，大部分被瓜分了，只剩下小部分拿回去自己和家人享用。

为了让爆米花味道更好，在原材料放进机器后，小摊贩就往机器里加黄油、白糖或糖精。刚出炉的爆米花表面金黄，热热的，脆脆的，香香的，带着一点儿甜味，嚼起来嘣嘣作响。刚出炉的那一刻，爆米花是味道最好的，时间久了，就润了，软了，味同嚼蜡，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当然，爆米花很快就被吃完了，很少有留到润了软了味道变了的时候。

围观者往住定力和耐性很不够，在分享了几把爆米花之后，感觉极不过瘾，终于抵挡不住饱吃一顿的诱惑，回家取米或稻谷来炸爆米花了。在一村炸完爆米花收摊走人，往往小摊贩塞钱的口袋鼓起来了，用来装米的小箩筐里米也多了，满载而归。

爆米花爆炸的时候，那个布袋在气流冲击下，常被扯开一道口子，逃出来不少淘气的爆米花，散落在机器周围的地面上，星星点点，就像满天繁星。落在地上的爆米花虽然让主人感到可惜，却也不屑，但被我们这些小孩惦记，吃完被分到的那一小份，大家不约而同地弯下腰，争先恐后地拾拾地上的爆米花。右手捡，左手摊开手掌装，一会儿，小小的手掌心就摊满了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爆米花。小伙伴们不吹沙也不洗尘，把爆米花塞进嘴里，一边津津有味地咀嚼，一边继续捡拾地上的爆米花。

记忆中，我们家很少主动炸爆米花，父母心疼那点粮食，他们也不围观。只有偶尔那么两三次，炸爆米花的时候，正好碰到父母在地里干活。哥哥按捺不住，情不自禁地偷出来两碗米，一碗用来给小摊贩抵作手续费，一碗用来炸爆米花。炸完爆米花，哥哥拿大头，也给我分一点，算是封口费，叮嘱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父母了。如果父母知道了，免不了要被骂，或者挨揍。

临近过年，爆米花还用来做麻糖。全国最有名的麻糖是孝感麻糖，大家都知道，也都吃过。我们那儿的麻糖虽然没孝感麻糖名气大，味道却不比孝感麻糖差。

现在农村已经没有老式爆米花机了，老式爆米花机早就被淘汰了。农村也没有新式爆米花机，孩子们要上爆米花，比我们当年更难了。当然，现在农村孩子们的零食，比我们当年丰富多了，而作为爆米花的零食，在农村已经被淘汰。

在大都市，吃上一回爆米花也不容易，最好的方式就是上电影院，边看电影，边吃爆米花。这两样都是我热爱的，可以一举两得。随着科技进步，健康水平提升，现在的爆米花也不含当年那种铅等重金属，味道也更加多种多样了，有巧克力味的，有奶油味的，有草莓味的。如果追求口味怪异，还有芥末味的，辣得鼻腔通畅，浑身冒汗。

现在也不用捡拾爆米花吃了，但那种炸爆米花的场景，那种小时候的爆米花的味道，一直留在记忆里，穿过尘封的岁月，穿过世事的沧桑，来到身边，让人流连忘返，默默怀想，有时候甚至热泪盈眶。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梦中醒来时。

红军树

邢绍慈

王健

人们敬仰这棵树是因为曾经有一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背着刀枪，提着马灯目光中燃烧着不屈火焰的人无比坚定地聚结在这棵树的周围向比生命更重要的信仰宣誓然后悲壮地一路向前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 视死如归在硝烟弥漫的枪林弹雨中前赴后继 浴血奋战从此 这棵千年挺立雷电烧不死的树成了闪耀红色光芒的树人们都亲切地叫它红军树今天，那远去的历史一代先烈的英华都刻写在这棵树的每一片树叶上红军树，在每一个人的脑海和胸膛生长红军树的故事 漫天飞扬

茶林河

江左融

茶林河丑橘

丑有丑的理由假如你不带点好奇来茶林河你就不會知道这个之前种茶的穷窝子丑橘在这里安了家

它们的父亲五十九岁的村支书徐晓龙从四川，把它们一路翻山越岭地接回栽种、浇水、施肥、修枝经看到夏，用秋水雁阵，以青丝换白发抚育它们长大

丑橘有个好听的学名，不知火如今这个世人眼中黄橙橙的丑八怪它到底火还是不火，好吃不好吃大家的味蕾说了算

苹果李

我准备的很多的溢美之词都不能恰当地形容你脸庞的那一抹你用整个生命的春色晕染的，紫红粉脸含羞，牵绕枝头

澧水岸边的茶林河是你最温柔多情的郎依恋的这片土地，是他宽厚的胸膛他唤来阳光雨露为你匀牧你撒娇撒娇 脆生生满脸幸福的样子万种风情 已不由人多说

春笋

蒋献辉

舅舅过世了，享年七十有五。

舅舅去世前些天还念着你呢！舅舅一脸忧伤，握着我的手，向我诉说着。此时此境，我竟然找不出一句半句合适的话来宽慰舅舅。

磕头上香完毕，依礼去瞻仰舅舅的遗容。舅舅一身青布寿衣，在黑漆红底的寿器里安卧。他的一双眼睛和嘴巴已深深地凹了进去，面容和健在时比，已是模样大变。因为身材不高，寿器又显大，脚头齐齐整整并排码了两排小青瓦。我心中默默向舅舅赔罪，请求他宽恕在生时不曾来常常探望。

第二天送舅舅上山。舅母说，舅舅中风前还明白清醒的时候，曾给舅舅及家人交代后事，说，要是走了，就把他埋在东边的山坡上，那里当阳，好晒太阳。舅舅就这么一个朴素的愿望。

东边当阳的山坡，就在当地的七姑山脚。我知道那地方，转过山坡过去没几步路，还有一片小小的竹园，方圆有几亩地，是早年分到户的自留山。那年，我和舅舅在那里挖过春笋。

那是清明前后，母亲不知听谁说来着，说是舅舅跌断了手。心中便挂念得很，恨不得腋下生翅就飞了去。可母亲晕车，便命我骑车载她同去。老姊妹见面后，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吃罢中饭，我有事要回，劝母亲不妨多住两天。母亲说坐别人的车晕车，便说一同回去。临动身，舅舅忽然想起来什么，说这季节没什么稀罕的，不如挖几个笋子带回去。

翻过当阳的山坡，我和舅舅一前一后走进竹园。在落满竹叶的地上，到处有尖尖的笋头遮遮掩掩地冒出地面来。舅舅拿着锄头有些举棋未定，他心疼他的竹子，以为长势好的笋子得留着，一根竹子长大了，可在工地上扎架用，能换十多块钱。于是他专拣边坡岩隙间长得 not 肥模样也不周正的挖。

我对竹笋并不敢太爱，如同椿树芽子，春来统称为发物，都只能浅尝。记得有年因为嘴馋，把和腊肉一起炖得喷香的笋片吃了很多，胃疼了好几天。和舅舅说起这个旧事时，他便笑话我，麻雀吃包谷不与屁股打商量，同时又告诉我，竹笋性硬，不但要薄薄地切成片，下锅前还要放盐脱水。干笋子要先放冰碱漂，再用白酒使劲揉才显白相，入口也才柔软。

舅舅辛辛苦作一辈子，日臻晚境，奈何 溘然丹者为槁木，黧然黑者为星星，身体形同机器疏于保养，便一年不如一年。

前几年，舅舅患了风湿，一双手抖得厉害，严重时吃饭连筷子都捉不住。去年正月去拜年，我便一边劝酒一边故意和他开玩笑，舅舅，你这是有几个钱了才抖呢。母亲一旁听到了，便嗔怪我没大没小，你以为和你一般平辈人物乱说话？舅舅只是笑，对于我的玩笑，他并不生气。只说，二回舅舅不在了，你想喝酒也没人陪了。

这话令人徒生伤感。谁知道，这竟然真成了舅舅的断头话。

临近年关，舅舅竟然又中风。住院后不久，医生便催着回家，交待年纪大了，要有个思想准备，身边时刻不能离人。父母亲得了信，急急忙忙去探望，一看，估计一时半会不会出问题，第二天也就回来了。母亲回来后，特地告诉我，舅舅人虽然糊涂了，嘴里还念叨着你的名字呢。我就想，得抽空跑一趟去好好看看舅舅。哪知道，突然间就接到了舅舅病故的消息。

生亦何欢，死亦何苦。舅舅被安放在漆黑的寿器里，从此把当阳的山坡当家，骨肉归于尘埃。

把舅舅安顿完毕，我一个人经过寂静的竹园。眼下笋芽正在枯叶下暗暗蓄积生长，又到吃冬笋的好季节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古人此话的意境我方才深切体会。

栀子花开

张凌云

栀子花又开了。马路旁，一簇簇不引人注目的小灌木里，绽开朵朵洁白的小花，散发出熟悉而迷人的芬芳。

忽然就百感交集起来。鼻息里有种酸酸的感觉，倘若时光倒流，我还停留在从前的某个夏天，停留在飘着栀子花香的那一天。

十多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栀子花开》，可惜后来散失了。内容却大抵记得，写的是我和妻子与一位朋友夫妇的交往，那时，正是夏天，正是栀子花开。

我和朋友都是学文史的，颇有共同语言，妻子和朋友爱人是同事，因此我们两家的关系非常好，有空总要聚一聚。只是朋友感到不太如意，后来辞了工作重新读书，那段时间是在上海读博，还在犹豫毕业要不要回来。

见面大家无话不谈，气氛很是融洽。饭后，我们又一起散步聊了很久。栀子花的暗香给城市的黄昏增添了一层特殊魅力，我不觉有些沉醉，似乎又回到了校园时代，甚至觉得还在大学念书的不是朋友，而是我，于是跟朋友畅谈多年，两个人都有些兴奋，仿佛曾经的理想还活在我们心中，可以冲破现实的各种羁绊。

最终朋友还是回到我们的小城，进了一所大学教书。职业比过去满意了些，日子却还和从前一样平淡。我们也和从前一样聚会，聊天，看电影，逍遥走一段惬意时光。又过数年，突然有一次，朋友爱人对我们说，他们要走了，准备移民国外。

太意外了，没有任何征兆。在祝福他们的时候，不免感到有些伤感。这座小城里，真正的朋友并不多，他倘若走，就像带走了某样东西，总也收不回来。

不想剧情出现反转。国外呆了一年，朋友不习惯，回到原来的大学继续教书。再一年，朋友爱人也回来了，不过她辞了工作，得重新创业。我们两家人又可以像从前一样聚会，但是，也许是大家都忙，也许是找不到从前的感觉，见面的机会终于越来越少了。

记得当年写那篇《栀子花开》时，何灵有一首《栀子花开》正在流行，轻快的三拍子旋律，给了我们还算年轻的心态一种最好的注解，我也爱屋及乌，对何灵更多了一份好感。是的，对于洁白美丽的栀子花，没人能够不爱，而对于唱响栀子花，某种意义上更象征青春不败的代言人，又怎么忍心拒绝呢？

一晃大家都人到中年。还是非常喜欢《栀子花开》这首歌，我希望能在新的一年里栀子花香里，我们踏着轻松的脚步，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年少时光，走回自己的青春梦想：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就让我们所有的悲欢离合和得失沉浮烟消云散吧，留下的，依然是一缕淡淡幽香，萦绕在我们的人生路上。